

蒲華書畫集

蔡耕 富華 編

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版说明

我们计划，将中国古代著名美术家作品和有关美术家的资料收集在一起出版一套丛书。为研究中国古代美术，以及批判继承祖国优秀艺术遗产，发展社会主义美术事业提供资料。《蒲华书画集》是其中之一。因为这一工作刚开始，由于条件限制，一定会有很多缺点，希望读者批评、协助，使这套丛书更符合读者的要求。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室

一九八九年二月

晚清杰出画家蒲作英

蔡耕 富华

醉眠忽赋游仙诗

宣统三年（一九一），在上海一条名叫登瀛里的弄堂里，住着一位老人，中等身材，倒挂眉，单眼皮，薄薄的上唇，不蓄须，面庞清癯，身体轻健，看上去不怎么老，实际上已经八旬高龄了。这年炎夏的一天，老人在外面喝过晚酒，醺醺然地迈着歪斜步子，回到家里，上床倒头就睡，从此竟没有醒来过。等到有人去看他，才发现因镶牙脱落，梗塞喉管，气闭死去多时了。这老人便是我国晚清上海画坛杰出的画家蒲华。

画家无妻室儿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一个亲人侍奉在旁。朋友们获悉噩耗，怀着因画家去世而带来的悲痛，有的为寻找死者近亲而奔走；有的为殡葬出钱；有的撰述生平；有的书写墓志；有的筹备出版诗集。每一项活动都寄托着友人们的哀思和情意。最后，辗转寻访，找来了嘉兴一位远房作轿夫的侄子，『扶柩归葬』鸳鸯湖畔，我国晚清上海画坛杰出画家蒲华，终于长眠于自己的家乡！蒲华老友沈汝瑾在《蒲君墓志铭》中说：『醉眠忽赋游仙诗』，的确，画家是在醉眠中辞别人世的。也许他从心里感到宽慰，于是带着几分酒意，恬静地、永远地睡着了。

蒲位英先生象



蒲 华 画 像

年少韶华如水流

蒲华，字作英，原名成，初字竹英，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别号胥山野史、种竹道人，书斋名芙蓉龕、九琴十砚楼。一八三二年（壬辰，道光十二年）生，一九一一年（辛亥，宣统三年）卒，终年八十岁。

画家的母亲姓姚，外祖父姚磐石喜爱外孙，对幼年蒲华读书成绩优异，能写文章，甚为夸奖。老人活了近九十岁，逝世多年后，蒲华每一忆及，仍感喟不已，曾特为赋诗，表达对老人的思念。『总角行文约略通，逢人说项墨痴翁。』这『逢人说项』即指老人姚磐石，原诗保存了蒲华幼年的一段重要史料。

青年蒲华曾希望通过制艺，开辟仕宦道路。可是追求自由的性格，却与窒息人性的科举制度相冲突。岁考，蒲华写在试卷上的字常常出格，不为考官所喜，落得『复试四等』，最终也只得了个『诸生』。此后虽多次『岁试』，始终没有获得成功。每次考试，蒲华表现出少有的捷才，他在试场规定时间内，『一题作二篇』，就是不耐烦恭楷誊录，情愿将其中一篇分赠别人，请代抄自己试卷了事。不断地参加考试，不断地被摒弃门外。科举道路给了蒲华莫大的苦恼，他自忖与读书做官无缘，于是绝意进取，将功名富贵视为身外物，转而致力于艺术。三十岁写的《寒食》诗中，发出『年少韶华如水流』的感喟，表示着他认识到花在科举考试上的时光，象流水般逝去，永远追不回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不可一世的那些主考官姓名久已湮灭，而多次落第的蒲华却以自己杰出的艺术作品流传后世，赢得了艺苑的崇高声誉。

飞英觞咏藐云浮

在家乡，蒲华过着结社吟诗，看花游山的生活。饱览江南大地的秀丽景色，吐纳奇花异草的泥土芬芳。

蒲华家境贫寒，租屋于嘉兴城隍庙，陈设简陋，仅断足床、破桌而已，可是这里却是画家无比自由与欢乐的天地。兴致来了，抽笔理纸，吟诗作画，墨渾淋漓，色污衣裳，毫不在意。他嗜酒，与乡邻举杯酒肆，时赴醉乡。向他索画未得的人，知其耽饮，往往代付酒资，待酒酣耳热，将备好的笔墨纸砚移于樽壶侧畔，引得蒲华画兴勃发，手痒难熬。酒后落笔，无论山水花卉顷刻成章。求画者夙愿已偿，



蒲 华 故 居

莫不抱画低头含笑而去。

对于被夷人袭击过的旧战场，他也去凭吊，且以诗记之。例如唐家湾山寨，是一所背山面海的险要处所，一八四二年，英帝国主义者来此袭击，给我们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荒凉天险在，凭吊发悲歌』。这是他诗篇的结句。他也曾想从军，过戎马生活，后来生过一场病，心灰意懒了。『养痾灰却从军志』，这是《重过凤溪》诗中告诉我们的。

他爱谈古论今，臧否人物，常常愁绪无尽，『论史增愁频发啸』，又说：『我本悲秋客，伤时泪转多。』

二十二岁那年，画家结婚，妻子缪芸（晓花），擅画能诗，她在《自题桃花画帧》中说：『本来我是画家儿，煨粉调脂擅一时。』蒲华答诗道：『画欲超群亦甚难，生绡香艳醉中观。青衫红雨春人梦，深感年年旅食寒。』诗歌唱答，琴瑟和谐，他们相互引为知己，共同过着清苦的飘泊生活。彼此也曾相约，同登五岳，『看山游五岳，胜侣曾相期。』尽管向往中的未来，具有诱人的前景，但『凤泊鸾飘感寓形，山妻时对一灯青。』眼前现实生活却贫困异常，居无定处。

他们不肯随人俯仰，强调『世乱矜持贫贱骨』，在卑污的社会中，以清高自重。画家三十二岁，（一八六三）秋天，遭遇妻子亡故的不幸。结缡以来，共同度过十年困苦生活，一旦诀别，悲恸情怀，难以自己。作者在《悼亡》诗中告诉我們：『履霜凜九月，香草奄忽摧。』『十年结知己，贫贱良可哀。』他悲痛地仰首问苍天：『良缘何其短？』并深深企望：『魂兮返斗室！』

有一次，星湖逸史穆安在友人处偶然看到蒲华的一部诗稿，按捺不住激动心情，在诗稿后题写道：『几经兵燹叹何之，豪横人间笔一枝。可记故斋风雨夜，酒醒灭烛尚谭诗。』诗后又用小字注道：『甲子九月，偶于金陀里徐氏故宅读作英诗草，觉精进倍前，喜而援笔率书数语。星湖逸史穆安志。』这为我们勾勒下蒲华在家乡寄情诗酒生活的一面。

岁月流逝，功业无成，征途遥遥，出路在哪里呢？他叹息：『征衫色减风尘里，彩笔铄颍草莽中。』又说：『毕竟远观观未远，一听凉雨百愁牵。』一阵秋雨，就牵动起百种愁绪。他当时是伫立在十字路口，生活要他作出选择——沿着什么道路走下去呢？

年臻耄耋心婴儿

人们熟知，蒲华有个绰号叫蒲邈邈。（注一）有的人以为指蒲华绘画而言，其实，这绰号是和他生活相联系的。他是个衣着随便的人，不做新衣，总是向旧衣店铺购求，衣裳『必旧必廉』。买来的旧衣色泽褪了，送去染坊；一季度穿过，随手送进当店。春天典冬衣，夏季当春衣，这样循环不息，终年进出于长生库，省去曝晒收藏的劳累，有何不好？墓志铭上说他『性简易，无所不可』。他确是一个在生活上随遇而安的人，无可无不可！

蒲华为人风趣、潇洒。兴致好时，会自带残笔三两枝，过访缶庐，理纸作画，旁若无人。吴昌硕说：『晨夕过从，风趣可挹。』当他寄食常熟沈汝瑾家时，晨起

游山，晚上返沈家，燃巨烛作画，草写纪游诗，还强主人唱和，一直闹至夜深。墓志铭上说他『年臻耄耋心婴儿』，他的性格一直到晚年仍然保持了儿童的天真。很久以来，艺苑里流传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蒲华睡觉至半夜，觉察到有人来偷东西，他竟异想天开地佯作梦语，将实情告知小偷：『长袍口袋里有几块银洋，角子不要动，留给我明天买早点，其余的拿去好了。』小偷试其言，果然摸到长袍，取出银洋，留下二枚角子，不辞而别了。（注二）

他在诗中吟诵过：『达人无物累』，但自己对古琴却未能忘情，张鸣珂说他『喜蓄古琴，遇即购之，亦奇癖也』（注三）他的书斋名『九琴十砚楼』，对琴砚收藏的热烈情绪可见一斑。

蒲华平生不蓄须，讳言老，有人问他年纪，总答五十，年年如此。后来弄得谁都不知道他的确实岁数，包括与他相交四十年的老友吴昌硕以及同乡老画家杨伯润在内，而为他撰写墓志铭的作者对此一节也不得不知难而退，暂付阙如。

蒲华靠书画维持生计，孑然一身，过着鳏夫生活。

在他孤寂生活里能给予最大安慰的，莫如诗书画的创作。穷困，并没有压弯他的腰，使他卑躬屈膝，画家将感情全部倾注于艺术创作，『一生以诗、书、画自娱』（吴昌硕语）为此，他那些精彩的艺术作品，可以看成作者思想和心血的结晶。

蒲华在挚友胡曼香家寄居过，离别时，书赠《留别胡曼香》五律二首，其二：『鸟健凌霄汉，云慵出岫迟。穷途空挟策，群彦尽干时。肝胆向谁是，平生

惟剑知。登场多傀儡，何处我驱驰？」

蒲华发出疑问：何处我驱驰？什么地方任我自由驰骋呢？诗歌，书法，绘画，这广袤无垠的艺术世界，才真正是蒲华驱驰的天地，现在蒲华终于找到了它。

注一：遭遇：肮脏，不整洁。

注二：宁波天一阁邱嗣斌提供

注三：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

探得骊龙珠一颗

画家中年离乡后，一度客甬上，后寓沪滨。宁波与上海，人物富庶，房屋稠密，上海尤为通都大邑，对画家有重大影响。

蒲华喜结社，在家乡嘉兴，即与人结鸳鸯湖诗社，以后到上海，又与人组织鸳湖画社，并先后为豫园书画善会、上海书画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沪地明代始建的豫园，其得月楼，为晚清海上画家谈诗论艺的欢聚之地。迄今为止，豫园南首的内园，尚留存了蒲华所书抱对一副，文曰：『且欣咫尺窥岩壑，便抱清风就白云。』在结社活动中，他广交同道，切磋艺术。与蒲华交好的友人，有吴秋农、高邕之、张鸣珂、吴昌硕、沈汝瑾、徐星洲、杨东山等人。

蒲华淡于名利，求他书画，不计笔润多寡，有索辄应。他构思敏捷，巨幛小幅，顷刻可成；对画题诗，援笔立就。吴昌硕为蒲华的『老友』，对蒲华作画情形及为人，曾在蒲的诗集序中，作过如实的叙述：『尝于夏月间，衣粗葛，囊残笔三

两枝，诣缶庐。汗背如雨，喘息未定，即搦管写竹石、墨渾淋漓、竹叶如掌，萧萧飒飒，如疾风振林，听之有声，思之成咏。其襟怀之洒落逾恒人也如斯！」注一）吴昌硕在家藏稿本《石交集》中，也记写了蒲作英，原文是：

『蒲作英善草书，画竹自云学天台傅啸生，仓莽驰骤，脱尽畦畛。家贫，鬻画自给，时或升斗不继，陶然自得。余赠诗云：蒲老竹叶大于掌，直辟古寺仓崖边。墨汁翻衣冷犹著，天涯作客才可伶。朔风鹵酒助野哭，拔剑斫地歌当筵。柴门日午叩不响，鸡犬一屋同高眠。』（注二）

蒲华是这样一位画家，即使无米下锅，仍旧不改其志，不忘其乐。『时或升斗不继，陶然自得』。他是这样地热爱着绘画事业。

对于愿意跟他学书画的后辈，其态度严谨与认真，则又为学画者始料不及。寓沪上，邻妓馆，妓多从学者。友拉之出，犹顾而囑曰：『某临帖，某摹画，毋旷厥课！淳淳如严师。』（注三）

蒲华门徒杨士猷，对《桐阴复志》作者小蝶追忆过他向老师学画的经过：

『杨士猷天性高厚，言必称其先师。近寓醉灵轩中，每当风雨之夕，剪烛论画，未尝不唏嘘往复，称念旧事。曰：『……犹忆髫龄受业竹英，问所愿学，曰：『愿画竹如先生者。』先生笑曰：『吾老矣，手晞心急，且薄负名望，持此欺世人耳，孺子焉能自弃如此！』乃课士猷于室。日夜令习楷书，士猷大窘，曰：『吾愿学者画，非书法也。习此何为？』竹英曰：『古人工书者无不善画，而画者或不工书。雅俗之判，由此分焉。唐六如下笔胜人，祇以唐生

胸中有数千卷书耳。汝不读书而习字，抑已次矣！」士猷乃学书，间习行草，能作怀素帖。竹英喜曰：「可矣！」始教以勾勒花卉之法，皆双钩精细，士猷又苦之曰：「吾向见先生画不如此」。曰：「不如此何能工？天下有不习步而跳者乎？」士猷大悟，卒以成家。固知天下事物，无能不出刻苦之一途，又不独画为然也。」（注四）

蒲华给初学者以规矩，对他们要求严格，希望他们学习途中迈出坚实步子，这一切，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启发作用。

至于古代绘画遗产和那些艺坛巨匠，蒲华异常敬慕。他认甫里先生为『真能看却功名淡』，评吴仲圭是：『死后精神留墨竹，生前知己许寒梅。』当他经过家乡魏塘，还特意去瞻仰了这位大画家的梅花庵旧居。

对待艺坛同辈友好，他也持虚心态度。借用蒲华的诗句，亦即『容我挹芬芳』了！

蒲华热衷于书画艺术，从事绘画、书法、诗歌创作的实践，是他的乐趣，舍此以外，他似乎再也没有别的要求了。『住沪数十年，鬻书画以自给。赁屋沪北，所居曰九砚十琴斋。左右四邻，脂魅花妖，喧笑午夜。此翁独居中楼，长日临池，怡然乐也』（注五）他不习惯为自己打算，但对书画艺术创作，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他牢固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走自己的路，不欺骗人，也不吹嘘自己，默默地走着，直至终生。清贫的一生，使他高尚志向的火焰燃烧得更加光亮。他的生平事迹，他的艺术作品，将永远鲜明地留存在人间；一座无形的纪念铜像，将升起

在蒲华艺术爱好者的中心。

注一：吴昌硕《芙蓉簃余草·序》

注二：据吴长邨同志抄件

注三：沈汝璋《蒲君墓志铭》

注四：小蝶《桐阴复志》，见《近代名人画传》三种合刊本。

注五：杨逸《海上墨林》

蒲华的绘画

蒲华在见到自己妻子缪晓花画的桃花及题诗后，曾和诗二首，其中有『画欲超群亦甚难』的话。可以这样认为，蒲华在绘画上想到『超群』，而在攀登道路上却备尝艰辛、深感『超群』的不易。虽然，这诗是他中年作品，可是在他以后的绘画道路上，确实以一个勇于攀登者的形象，留存在艺术史册中。

蒲华绘画专工花卉、山水，尤爱画竹。由于缺乏资料，他师承何人，至今尚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从我国绘画优秀传统中寻找了不少老师，在他的画幅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与前代画家的渊源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

他在早期作品的跋语中，虽也题写着：『仿道复赋色』，『尝见南田老人有此粉本背抚之』，『摹八大山人笔』，『仿大痴道人』等等一类话，可是就其笔墨、设色技法看，比较多的还是从晚清同代画家作品中学习来的。

他的中期作品有着清初『四王』和石涛影响的痕迹，其中部分作品已现出个人的独特气质。

晚年作品，更多地接受了陈白阳、徐青藤、李复堂的风貌，笔墨益形恣肆，奔放，直率，天真。

蒲华注重继承传统，但异于食古不化的仿古者，他看重传统，并不忘记创新。即使在蒲华写明临摹某家的那些绘画上，人们仍感到作者的个性。同那些匍伏在古人脚下者有殊，他算得上是一位挺直腰杆作画的画家。

在晚清海上画坛，蒲华属于爱用湿笔宿墨的画家，一幅以水墨淋漓见长。他画的物像，有一种水淋漓的效果，透出一股清新的生意。宣纸作画，水分过量，渗化无度，往往出现疲软、板滞、痴肥的弊端。蒲华将水墨掌握在恰到好处程度上，的确有他的功力。

蒲华的文学修养，为绘画作品增添了许多诗意。蒲华是一位具有诗才的画家，他能用诗人的眼光观察生活，又能以画家的笔墨将心中蕴藏的诗境描绘出来。他的许多画，常加题诗，诗画浑然一体。蒲华在绘画中所要努力表达的，正是心起涟漪的诗情，这是他创作的又一特色。这里，我们举设色《菊石图》轴为例：秋高雨霁丛丛菊花在雨后迎着秋阳开放，画家面对菊丛，从凌霄姿态，联想到它的傲骨，胸中孕育出诗情画意，题画诗曰：『秋日霁佳色，菊丛花正开。凌霄撑傲骨，绚烂引诗才。』生活中多少富于绚烂色彩的事物，激励着蒲华，引发出画家胸中诗情，升华成画图呵！作者在一些平凡、朴素的事物和环境里，寻找出诗意来，这种『独具只眼』的本领，是艺术家所必需的。

蒲华绘画还富有浓厚的文学情趣。且看他在一幅设色山水中堂上题道：『作

英秉烛写欧阳永叔赋意。』用绘画表现欧阳修《秋声赋》，这已够有意思了，当他借助摇曳的烛光作画完毕，睡过一觉，第二天醒来又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复题诗一首：『老去庐陵叟，还勤万卷功。文章启苏氏，经济埒温公。灏气方无敌，秋声感无穷。乘时观物变，清肃写难工。』对庐陵叟欧阳修大大赞颂一番，还提及苏东坡、司马光，最后又归结到『清肃写难工』上，真是浮想联翩，意到笔随，欲行欲止，全由画家主宰。蒲华在绘画与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对意在研究诗画关系者，不无补益。

画家的某些作品构图，给人以奇思独运的感觉。例如一幅墨笔《菊石图》轴，画竹一竿，直立画幅当中，上不见梢，下不露根，这章法在当时可算比较大胆的，画家敢于涉足别人难以处理的构图。

善于通过画面与观众进行感情交流，这也是蒲华绘画的一个特点。在一幅花卉册页上，作者将花卉画中难以表现的桂花——花小、叶大、秆直，比较统一而和谐的表现出来，题句竟然是发了一问：『闻木樨香否？』画家与观众直接对话的结果，使我们今天打开画册，仍然感到亲切，并似乎觉得有甜香芬芳的气息，扑鼻而来。

蒲华作画，线条流畅、凝练、柔中寓刚，有的如古藤，有的似屈铁。

江南的自然景色和个人生活经历以及深厚的文学修养，丰富了蒲华的见闻，扩大了视野，为他提供了新鲜的画材，滋养了他作画的激情。

蒲华的书法

明清奉行科举取士，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考生书写的字，乌黑、方正、光洁、大小一律。及至清代中期，相沿已久，要求更严。这种反映统治者意志的书法，如同当时绘画一样，已经到了僵化的地步。横平竖直的楷书，功力不可谓不深，可是人们给这种字体一个称号：「馆阁体」。千人一面，个性毫无。全幅看来，拘谨刻板，没有一点生气。

蒲华早年多次参加这种科考，取得「诸生」资格，以后便再也没有进取上，他最终舍弃了此道，这不能不算值得庆幸的事。

接触了蒲华许多书法作品，我们觉得，他的书法，如同他的绘画一样，对古代优秀传统有所继承，在创新方面也作了重要的努力。

「可知不薄今人处，取法犹然爱古人。」（注一）他的书法受唐代大书家颜真卿作品影响较大，确也流露了「爱古人」的热情。当然他并非一味摹仿，而是通过学习，有所取舍，吸收中有创造。根据留传下来的作品，蒲华写得较多的为行楷与行草书，楷书端庄厚重，草书圆劲流便。书法线条的粗细顿挫，快慢转折，既富变化，又那么从容不迫。一枝笔握在手里，正用、侧用、轻用、重用，拓得开，收得牢。笔跟手动，手随意转，心中灵犀与笔锋相通，一幅幅字都显示着蒲华本人个性。

细看蒲华的书法作品，不难发现，他惯用的是羊毫，讲究中锋运笔。起笔的

字由于蘸水较多，许多笔划往往浓墨显于中间，因用宿墨而使两边渗出淡墨，收笔多数不出锋，给人一种『力有余』的感觉。虽然，每个字的每一笔划，写得横不平，竖不直，但笔划凝练，有立体感，每个字似乎从纸面上凸出来。就他一幅字，一行字，一个字来看，很注重整体效果，通幅流动着天真情趣，蓬勃生气。作品总的风格宽博、稳定，有的也恣肆、放纵，自有一种不求工而自工的风格。

在晚清艺苑中，大家把蒲华归于画家行列，而他『书极自负，每告人，我书家画也。』（注二）所谓『书家画』，这就是说，他能将书法中凝练的线条用于绘画，他的字，我们从另一角度说，可以看成『画家字』，也就是说，以画家的个性熔铸于书法。他的作品，由于个性强烈，给人一种观之可亲的感觉。从前有人对书家的字与画家的字试相比较，得出结论是：书家的字有法度，画家的字多情趣。如果我们把『法度』理解为前代巨匠创立出的标准，规范，而『情趣』看成为作者的个性，感情，那么，蒲华在这两方面都作了很多探索与努力，并且取得良好效果。

这里，我们以蒲华六十九岁应好友高邕之请求书写的对联为例，简析一下他的书法艺术。

这是一副行楷七言楹帖，文曰『莺花队里抽身早，云水光中洗眼来。』跋语：『李龢先生集苏句嘱书，窃谓字可换鹅，而假手涂鸦，凉知己者当有教我。抑且襟期倜傥，心地光明，或可于斯联略见一斑。搁笔为之一笑。庚申春二月，弟蒲